

“岁寒三友”入画,始自南宋杨无咎。因其作品未能传世,所以开先河的功劳,落在了晚100多年出生的赵孟坚头上。如今,这一题材泛滥,所见图式和精神面貌,却并没有演进的意思。反而是回头看看赵孟坚,依然有清新脱俗之感。

赵孟坚擅画兰。作为宋宗室第十世孙,宋亡后,赵孟坚隐居画兰,自此,兰花成为忠贞的象征。存世代表作《墨兰图》被奉为经典,赵孟坚自题诗曰:“六月衡湘暑气蒸,幽香一喷冰人清。曾将移入浙西种,一岁才华一两茎。”孤高的气息流淌千年。

赵孟坚还擅长画水仙。似乎他总钟情于这些“干净”的植物,遥想他生活在王朝更迭的乱世,靠着内心恪守的一份坚贞,才撑起了整个人生的筋骨。又想到曾国藩的那副对联:“养活一团春意思,撑起两根穷骨头。”似乎也贴切。他的《水仙图》长卷,卷首有行书“群玉凌波”四字,意象很美。

“岁寒三友”题材,最忌用笔墨空泛地讲道理,充斥实用主义的僵硬和居高临下意味。了解赵孟坚的性情,推测其作品之所以有共鸣,多半因其知行合一的修养。

赵孟坚的《岁寒三友图》,不知是怎么构思出来的。松、梅、竹,枝条交织,相互穿插,落笔分明,丝毫没有凌乱之感。三者的拥抱形成一个闭合的气场,既不幽闭又不松垮,形式和内容那么妥帖和谐。好的作品,你无法将其元素进行拆分,有一种混沌之美。那是上天对于富有技巧和灵性的作者的慷慨恩赐。

“何者称三友,岁寒松竹梅。冷香和碧色,风鸾不能摧。”风雪寒冬里,百草凋

冷香碧色风不摧

散了,松竹梅三位好友互相守望激励。赵孟坚是仰慕它们的品德,与知己同声相和、同气相求,放弃了世俗的名利,以纯粹的士子身份,实践着“内美”的追求。

好几次,我将这幅画当作元人作品,因为它脱离了南宋小品的花鸟写生、诗意山水的主流风格,有很强的个人意味。元代画家,不论画什么,总归悠远。或许是与其异族统治下文人被放逐的心境有关。黄公望的枯淡、吴镇的“水禅”、倪云林的简淡,表面画山水,实则画自己的心。那种悠远,如此迷人。正是物质家园的被摧毁,文人们破釜沉舟,向内觉醒了自己。透过笔墨,灵魂焕发出鄙视红尘的、清醒且智慧的光芒。

如今,时代变了,“岁寒三友”的意味和力度也随之发生改变。最好的例子是作家汪曾祺,他有小说《岁寒三友》。汪曾祺爱画,借用了写意手法,刻画三个平平常常的小人物——王瘦吾、陶虎臣和靳舜甫。“王瘦吾开绒线店,陶虎臣开炮仗店,靳舜甫是个画画的。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这是三个说不上,说下不下的人……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,一荤一素,还能烫二两酒;坏的时候,喝粥,甚至断炊。三个人的名声倒都是好的。”

汪曾祺的年代,虽然也有寒冬,物资称不上富足,但靠着小手艺,耍着小性情,支撑起温暖的小日子,也是蛮不错的选择。丝毫不必去攀援古代士子的高风亮节罢。

汪曾祺的《岁寒三友》有新意。艺术创作,贵在真。

林风眠伯伯的仕女、花鸟、风景画,我欣赏了不少,最喜欢伊笔下的花鸟,那种曼妙那种灵动那种写意,令人愉悦更令人神往。写《北极风情画》《塔里的女人》的无名氏是林风眠的“超粉”,两人在重庆南岸大佛段相识,相交50多年,感情深厚。伊的文字也是林风眠经历中最好的最原始的最真实的补白。

林伯伯海上默默生活工作了20多年。伊在南昌路的旧居还在,大门右边开出一家暖意浓浓的成衣间。听人讲林伯伯烧得一手好菜,老广东最擅长的居然是梅干菜烧肉,这倒是有点颠覆印象让人有点惊讶。秘诀是独家酱汁:酱油加上白糖、生姜,煮沸后冷却。王丹凤和柳和清夫妇是林府常客,聊过得秘方。后来伊拉在香港经营“功德林素食馆”用的酱汁就是林伯伯的配方。

南昌路的东头最早叫军官路,100年前改名叫陶而斐司路。西头那一段路是后来开筑的,名叫环龙路,1943年改叫南昌路至今。这条被法国梧桐树包裹着的弯弯的、静静的、

南昌路正青春

窄窄的马路依旧是优雅从容的。幸存的老屋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者记录者,而住客过客也是来去匆匆,只是一些名人的名字被镌刻在铭牌上了。

上世纪上半叶这里的文化气息很热烈,文化人生意人搞出版也是劲道十足,一般书店(14号)、新知书店(“福寿坊”4号)、未央书店(62号)、《新青年》(100弄2号)、燎原书店(140号)、立化出版社(529弄B2号,创办人叫董林肯)出版了不少五颜六色的书,现在这些老版本价格不菲,有些已是孤本难求。《新青年》从海上出发至北平发展,1920年又随陈独秀重回海上,在老渔阳里2号(今100弄2号)安营扎寨。同年8月,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就在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成立,而这之后第一个党的宣言、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诞生了。

钱君匋有一个“钱封面”的雅号,因为做了1800多张书衣,年轻时伊为鲁迅先生的译作《十月》等装帧设计,颇为鲁迅欣赏,鲁迅先生也时常指点,让伊多用点传统的东西。伊可谓全能型人才,音乐家、书籍装帧家、散文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、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收藏家,外加一个资本家(创办了中国首家音乐出版社——万叶书店),有朋友戏称伊为十大家。

伊也是“酒仙”。1980年,伊特意刻制了“与君一别十三年”“庚申君匋重得”一朱一白两方印,盖在了那些久别重逢的宝贝上。戚兄永昌讲自己的设计一点点进步也离不开钱老师的指导。为了让伊熟悉封面设计理念和实践,让伊做一些外省市出版社求先生设计的封面,伊按照先生的构思图绘成黑稿,再由先生审定加以修改。长此以往,得益匪浅。1994年伊陪钱伯伯赴福建东山岛度假,听伊讲同先生丰子恺一道吃老酒的情景,丰先生的酒量很大,一次能吃五斤绍兴

黄酒,而伊只能吃三斤。伊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把藏品全部捐赠给爱伊懂伊的“钱君匋艺术研究院”和“君匋艺术馆”。

现在的科学会堂向西也扩容了许多,不远处“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上海中心”与“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医疗门诊部”隔着一道马路,各自做着自己的学问与实践,个中奇妙真是无比。

南昌路的西头至襄阳南路“刹车”,这一带都是旧里,弄堂逼仄,人口密度不讲也懂。近二十多年南北两块地皮旧貌换新颜,以前的襄阳南路小商品市场、菜市场、高塔公寓、邮政局、天津馆、上海市第二食品商店、美心酒家、东方体育用品商店、徐汇区新乐地段医院、蕾茜饭店烟消云散,现在在高楼林立。蕾茜饭店的“金必多浓汤”鲜美浓郁,吃到嘴里厚笃笃,几条如粉丝的白乎乎半透明软硬适中的东西,小辰光阿拉就晓得了伊叫鱼翅。



高情远致 徐兵作

吃好夜饭,在南昌路上兜兜转转,或许会有别样的风情,别样的发现,别样的收获,别样的感悟,因了那便利店、图书馆、老家具店、古董店(调剂商店)、花店……从“一见”身边或许会一晃而过,但伊确实实地践行着“读喜欢的书,让更多的人喜欢读书”的办馆宗旨,四层楼的规模如一座“书山”巍然屹立,而伊原来的主人是清末最后一科考的秀才,名叫易敦白。而伊的外孙是著名的作家孙颔。

文学一线牵,书香重又弥漫整幢焕然一新的老宅,泰戈尔诗中道:“你微微地笑着,不同我说什么话。而我觉得,为了这个,我已等待得很久了。”

酒香深处引霞光

吴小欢

会稽不仅有雪耻的十年生聚,亦有曲水流觞的千古风雅。王羲之兰亭的笔飞墨舞,化解勾践复仇的剑光。于是,山阴道上,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

绍兴的文化性格,在一种幽深的水流中向前流淌,志士与才女相依,激荡与柔和并立。夜深处,舟在摇曳,舱内的低吟和着不定的烛光,牵出黎明的际遇。爱喝黄酒的鲁迅步入室外,掸掉旧尘,用心描画新天。

河边的旧屋凝固着褐色的沉雅,接受旧学的人却踏着新天的节拍向前,秋雨中,秋瑾用头颅撞响腐朽的沉落。于是在另一个转弯处,美丽的湖光带着她留下的余香,化开春色。据说,绍兴人口才极佳,酒杯一展,就是世事洞明,人情练达。明代的徐文长,传说连连,但生前却是几间东倒西歪屋,一个南腔北调人。青藤门下,虬龙犹在,艺风绵延。绍兴人很内敛,连酒味也是经久不散。中国的文化筵席,到了绍兴的埠头,变成一种雅俗同赏的乡曲,风云激荡的微文。

绍兴人很恋旧。沈园的苔痕深处,依然回荡着陆游和唐婉的千古悲歌。姑苏的嬉笑,杭州的浪情,都及不上绍兴人在文化断裂处的人木三分。三味书屋的门缝里,人声鼎沸;室外的踪履,却志在四方。从这里走出的鲁迅,走南闯北,浪迹天涯,义无反顾地在历史转折处接引霞光,把江南的情志推向云端。

此地不张扬。绍兴人也很入世。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绍兴人,用低调回应铺天盖地的物欲浪潮。没有绝对的新,也没有绝对的旧。当下热浪滚滚的国学潮,似乎又向绍兴这个文化重镇投去深情的一瞥。光影流转,陈迹处处,多了几分热闹。然而在灯火阑珊处,依然闪现着“过客”那毅然前行的背影。

美梦

李榕樟

做无痛胃镜检查,躺下,被麻醉后,医生检查时我完全没有感觉,可是后阶段进入了梦乡。梦境很美,见到的景色美,相处的人也美,说的话让我愉悦非常,将醒非醒之际,很不愿回到现实中来,可惜,我还是在床上就睁开了双眼。

麻醉师正巧是我文友,饶有兴趣地跟我谈起病人讲述的打麻药后的美梦故事:一个少妇因为腹痛难忍,担心是否患了胃癌,静脉麻醉下开始胃镜检查了,镜子很顺利地通过她的口腔、食道,到达胃十二指肠段……她被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。一份担忧随之化解。检查很快结束。麻醉医师马上让病人进入苏醒期,一个奇怪现象出现了,任凭医务人员怎么催醒,她就是沉沉地睡着不醒。就当其家属担心少妇醒不来时,她却笑眯眯地醒了,兴奋地对医生讲:“你吵什么啊,我刚才打麻将赢了,还杠头开花呢。”这一下让在场所有人捧腹大笑。

另外一次,某刚回国探亲的年轻人,因小手术而麻醉,一刻钟左右结束,醒来就兴奋地讲:“今天很高兴,在美国医院里能遇上这么多讲上海话的医生。”起先,医生很纳闷,这里是上海的医院,怎么被她当成了美国医院?过了几分钟,她彻底清醒了,说:“不好意思,我刚回国,被你们叫醒时,还以为身处美国,误以为你们是美国的医生呢。”此话让大家忍俊不禁。我和医生朋友的几位病人在接受静脉麻醉时梦境大多数是欢快的,轻松的,甚至是兴奋不已的。

梦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浮现,像蓝天上的白云随风飘荡,因为克服了束缚,思维更活跃,加之人们固有逻辑推理的惯性,有时候,还真的在梦境中达到思维的跳跃,获得灵感,甚至得到真知。当然,更多梦境是畅游在近期生活氛围中。静脉麻醉后苏醒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俗话说,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为什么被检查的人当天没有相关经历和思考,在医院做检查麻醉后会做“美梦”,而不是噩梦?我的医生朋友也说不清。于是,我强烈建议他给被麻醉的人备个小本子,一一记录下来,写成麻醉师日记小说,一定能赢得读者。



梅花 (插画) PP殿下

我不是凯列班,但也经历了孤岛上的暴风雨。我们都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寒冬,前所未有的生病的寒冬。病和冬,都像囚笼,但都会过去。过去了就是春天。

回想一年前的春天,似乎更有理由珍惜摆脱被疫病困住后的自由。我像野人一样度过了这一年,习惯了居家,习惯了一边洗碗一边聆听线上讲座,习惯了将一切工作挂在屏幕上,习惯了语音会议,习惯了一个人在安静的房间里和嘉宾们远程连线谈论书籍和电影,后来甚至习惯了和ChatGPT聊天。觉得自己越来越像野人,也越来越像野人。越来越不需要漂亮的衣服,也越来越缺乏与人当面畅谈的能力。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止我一人,疫情三年,文艺界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在发展出了纯熟、丰富的线上直播功能,内容极其丰富,囊括了文史哲各类讲座和对话。不夸张地说,只要我爱学习,每天都能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——只不过是块野人形状的海绵。

幸好,春天来了。这个春天无论如何都该属于线下。和煦的风、枝头的花、久违的阳光都在召唤我们走进真实的人间,真实的自然。春意渐浓时,沪上的文艺活动也几乎爆满了,美术馆接二连三地推出重磅展览,书店和图书馆每周末都有读书活动。和一大群人相聚在活动现场、共读一本书的感觉格外鲜活,你能看得到所有人的表情,能听到微妙的动静,而这些互动在屏幕上只能假借文字和表情的弹幕。

这个春天,像是在虚拟世界打怪通关后,终于领取了奖赏:呼吸自由且安全的新鲜空气,用不加遮掩的五感、表情和声色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,并能接收到同类的反馈——其中一定有一些老面孔,他们是多年来热衷于参加周末读书会的朋友,有退休后自办读书小组的老一辈,也有习惯了周末投入文艺活

动的新生代打工族。思南读书会刚刚庆祝了400期活动,我相信,再次看到作家、编辑和读者济济一堂时,大家必会觉得更亲切,小别胜常聚。

书属于四季,日夜,乃至永远。书不挑剔。书像大海。但读书的人是条件的:要有命读书,有心读书,有时间读书,还要有交流的伙伴。最好还有好茶相伴,好花常开,所以,读书类博主、UP主都喜欢用花作背景,给好看的书拍好看的照。

我这个“野人”在疫情期间养成了散步的好习惯。我一直在等冷雨萧瑟的冬天过去,这样才能在江边、林间、河畔散步,带一本书,或是戴着耳机听电子书,走到阳光明媚的树下,看一会儿,任花瓣飘,甚至蝴蝶、蜜蜂萦绕一会儿。身心放松。漫步走进书店、图书馆的心情也是一样的,听人分享的感受恰如蝴蝶环绕身边,没有滤镜和虚拟背

景,没有延迟和信号不佳,没有忍不住去看一眼的在线人数。真实世界里,一切都是一期一会。

然而,文艺的世界已扩容了,现在的我们能同时在线上与线下平台进行交流,一期一会已允许无限回放。今天错过的讲座,明天还能在线补看,甚至多年后依然可以借着影像资料,仿佛回到现场。

坦白说,这感觉很像是在当下制造平行世界:我们当下看过的书、说过的感想,在被说出的当下就被翻录成永存在平行世界里的记忆。不管我们身在洞穴还是花下,一期一会都可能已是一种形而上的奢侈了。

无论如何,不管对“野人”还是对野人,春天都最适合形而下的事——读书,赏花,跳出孤岛,跃入人海。

十日谈

赏春乐事 责编:郭影

三月四月,去港沿镇控青菜。这个梦想是可以实现的。

